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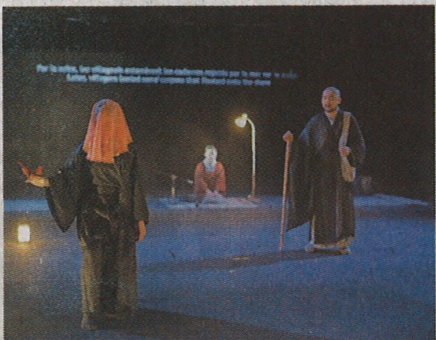
藝術賞析

佛琳

七月暮色 文學 氣息濃

浪人劇場大部分作品

都是原創劇，並以香港文化及文學作為創作起點，故此不少本地作家或其小說，都會被該團改編搬上舞台。將文字演繹成戲劇，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怎樣將原文的意念打造成可觀賞的表演，也就是戲劇家的再度創作。浪人是戲劇家的再度創作。



▼《無耳琴師》的舞台形象充滿禪意

▲《無耳琴師》中，和尚(右)、南管演奏家(中)和芳一(左)各有不同的文化色彩

西的讀者及觀眾，尤其會感受到溫氏身體語言的變化過程，例如她的軀體逐漸衰弱，以至後期只能以左手將橙皮剝開進食。

《與》劇不單將西西的部分作品融會於表演當中，另外亦展示了編導的兩種不同關懷。首先，黃氏於演出末段唱出已故歌手梅艷芳的

名曲《夕陽之歌》，令到因子宮頸癌而逝世的梅氏，與西西的病患同置於一個被關注的層面。再發展下去，喻示女性特定的病症，例如乳癌、子宮癌，都令到女性的身心容易受到折騰。另一方面，導演在背幕以粉筆預先寫着多個艱澀而不常用的中文單字，再由表演者逐一解說。原來那些單字全與病痛或病理有關，讓觀眾可從文字之間，體會生命與病患之間的無常關係。

詩化演繹《與西西玩遊戲》

早年已聞名的本地作家西西，其作品滿載暗示、象徵和詩化的文字。吳景隆編劇、譚孔文導演的《與西西玩遊戲》，並非將西西任何作品搬上舞台，實際是將西西的創作風格，融會於該女作家患上癌症的治療過程當中，繼而探究女性獨特的生命歷程。

舞台上三位女表演者(溫玉茹、黃雪燁、趙鷺燕)分別是不同時期和心態的西西。溫氏一直處於舞台中心位置，彷彿是病榻上備受病魔纏繞的患者；黃氏是充滿音樂感的歌者，以節奏表現詩的韻律；趙氏充滿人文關懷，對那些由現場觀眾參與飾演的病者，展示無限憐憫。對於愛戴西

全劇雖然沒有特定的戲劇情節，但對於熟悉西西個人及其作品的觀眾，自能產生不同聯想。然而，導演安排了十多位觀眾臨場參與演出，卻並沒有產生任何別具意義的效果。

直擊心靈的《無耳琴師》

譚孔文及胡俊謙根據希臘裔日本籍作家小泉八雲的靈異小說集《怪談》，改編而成演出的《無耳琴師》，是一個直擊觀眾心靈的奇特故事，凝聚了不同國度的文化象徵於一爐，令舞台產生

高度濃烈的藝術質感。
芳一(趙鷺燕飾)是一位年輕失明琴師，他能彈奏出極具感染力度的琴音，卻未能洞悉自己內心深處的慾望。和尚(胡俊謙飾)將落泊的芳一帶回寺院，本來希望芳一能夠淨化心靈，不料芳一受到外物引誘，晚上獨自外出為客人獻藝，受到厚待及讚賞，令到芳一內心自滿膨脹，鬼魅隨之而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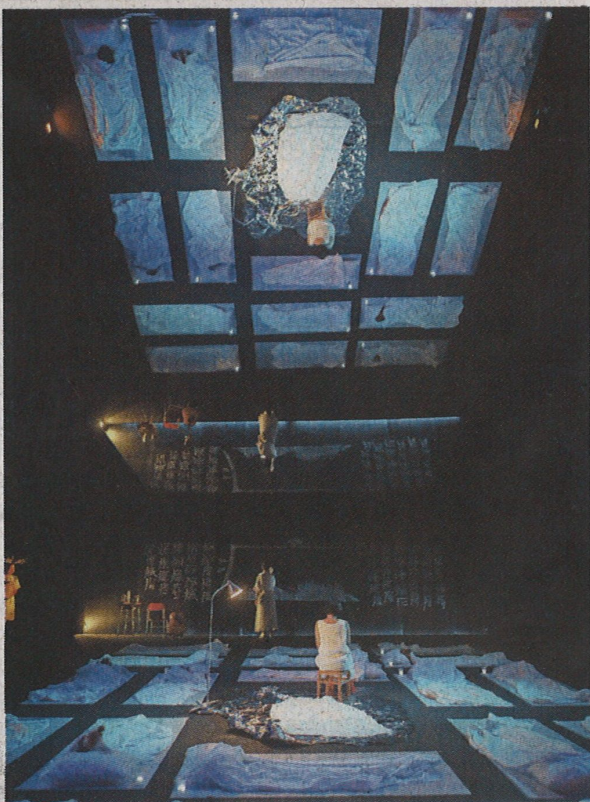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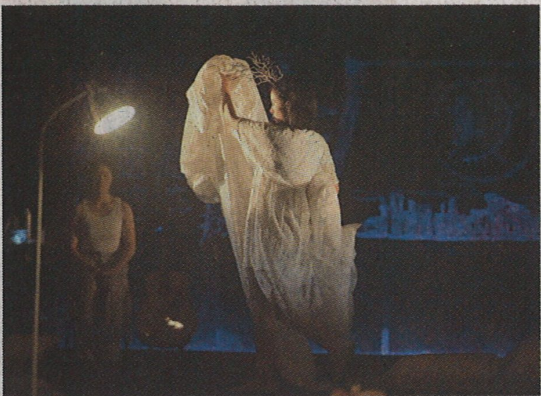
導演譚孔文以強烈風格述說奇情故事，並非要求觀眾深入理解劇情，而是藉着不同文化互相碰撞，從而以藝術手法產生淨化心靈的效果。舞台上，台灣表演者劉宛頤以南管演奏音樂及演唱歌曲。飄渺的琴音迴旋激盪，虛無而具禪意的歌聲像是遠古而來的呼召，喚起觀眾內心莫名的恐懼和疑惑。序幕時另一位表演者展演武士刀技藝，以及芳一與和尚都以日本表演者的形態來塑造角色，各類元素都能融會貫通，發揮東方文化的深厚質感。

導演述說劇情的手法亦與表演互相配合。兩位主要演員除了演繹其固定角色之外，胡俊謙同時抽身以聲音敘述劇情。導演的簡約而靈活調度，令到演員自由穿梭於情節之間，將表演節奏與南管音樂互相融合。胡俊謙飾演的和尚，外在造型和聲線語調都具有沉重質感，但若將內心感受和對世事的態度更深入詮釋，角色的演出層次將更豐厚。

浪人劇場的舞台意象往往能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文化中心劇場舞台的簡潔布置，既配合了兩個不同內容的演出，又發揮了統一而具象徵意義的效果。舞台頂端懸吊的巨大鏡子，反映着《西》劇各位睡在被褥上的即場參加者，以及《無耳琴師》劇由小型燈飾裝置成的日本石燈籠，另一方面，巨大鏡子反映着舞台下的現實人生，將虛幻與真實互相對照，亦讓觀眾自行探索內心深處的感覺。

(浪人劇場供圖；攝影：Cheung Chi Wai)

▲《與西西玩遊戲》是一間劇場詩篇



▲《與西西玩遊戲》中，舞台上下可以互相觀照